

代



纂

編

上海土山灣印書館印

N° 134

代

疑

編

上海土山灣印書館印

No 134

1000 6-35

QUÆSTIONES DIVERSÆ
de
RELIGIONE CHRISTIANA
auctore D^r YANG T'ING-YUN (楊廷筠)
3a editio

— • —
上海
主
教
惠
重
准

天主降生一千九百三十五年

第三版

楊淇園先生超性事蹟

晉江丁黑麟筆

淇園楊先生，諱廷筠，浙西錢塘人。楊氏科第，甲於武林。公性質軒朗，以好學樂善稱。壬辰成進士，歷督學御史京兆少府。其自督學解組歸也，左右圖書，手未嘗輟帙。越撫朱公，深相敬慕，將使都人士矜式，爰選西湖佳勝，藉臯比而推公講席。公倡道學，結真實社，討論勤修，遐邇知名。其優婆比丘，襲乾竺衣鉢之傳者，恒以禪乘中之，於是公之門，有禮僧之室焉。持珠受偈者環堵。公雅好施與，凡寺刹臺殿，多所修建。先是泰西利瑪竇先生，來賓於廷，倡明天主之道，公蓋習聞其說而未之悟也。公友太僕卿李我存，諱之藻，實先從事焉。歲辛亥，我存公官南都，與利先生同會郭仰鳳，金四表交善。比告歸，遂

延郭金二先生入越，適乃尊疾篤時，因卽以終傳之事重托之。公聞李封君歿，往唁，見二先生欣然叩其宗旨；旣而懇覲主像，竦息瞻拜，恍若大主臨而命之也。因延先生至家，厚禮之，杜却囂塵，一意窮聖學指歸。先生爲開示主恩，發明教誠，而後洞然知天地萬物同歸一天主之生養，於是仰視重玄，俯悼微躬，感生成之極恩，幸迷途之已豁，而曩時修齋佞佛之念，幡然更始矣。一日忽謂先生曰：「天主之當奉，固也，謂其爲天地萬物之主也；吾聞釋氏乃西方聖人，卽並奉之，亦何傷乎？」先生解之曰：「不然，主一而已，胡可並也？」握天地之大權者，謂之主；明天地之大主，而翼翼昭事無違者，謂之聖。世未有非天主生之人，則亦未有岐天主之聖矣。今釋氏戴天函地，不知有天主全能大恩，是爲至愚；知有主而不知畏，不知事，是爲至悖；譬之食毛踐土而不知

有君，斯其人之知慮心思，不愚夫愚婦若矣；知有君矣，不忠於其君，而欲自帝自王，斯又亂臣賊子之尤矣；釋氏既欲尊其心性，而滅上主全能，背上主大恩，獨自抗傲，吾故曰：非愚則悖，如是而並奉之可乎？公深服先生之言，因論究經旨，語及天主降生爲人，受難以代贖世罪，公意天主至尊無上，何爲至此，戒勿復言，懼褻天主也。先生乃爲發明其故，以證天主降生之實，且曰：降生之事，正與天主相稱。蓋天主至尊而又至善，善之理在於相通，彌善則彌欲通其善也；極其善，則極其相通；未盡其相通之情，則未極其至善之功也。天主化生萬類，夫既已大通其德於極矣，然而通其能，未通其體，則至善之情未盡也，故天主以爲未足，至於親降受生，以天主性合乎人性，以無上至尊之主，而爲萬民萬世贖罪之身，則其相通之情，至此極矣，無以加矣！天

主至善之心，於是而始盡矣！故謂吾主降生，代贖世罪，非惟不褻其尊，正以見至尊至善之極功也。公欣然擊節稱賞不置。一日金四表先生及粵中會士鍾念江與公論道，因發明西禮大祭之義，以麵像之間，天主實式臨之，其義深遠，而猶慮公之未諱也，則更爲反覆歷示以證之。公矍然曰：此安所事揣摩爲者？吾主愛世之心無已，其降生贖世之事之恩，非出無稽，更何復有致疑者乎？因矢志爲主功臣，求領聖洗。夫聖洗，蓋初奉教所行以滌夙罪者也。領洗之規，首遵十誡，誡中一嚴邪淫，第以夫婦爲正，毋二色也。曩公因乏嗣，故置側室，公子二，由庶出，比公固請聖洗，而先生未許，公躊躇且久，私謂我存公曰：泰西先生乃奇甚，僕以御史而事先生，夫豈不可？而獨不能容吾一妾耶？若僧家者流，必不如是。我存公喟然嘆曰：於此知泰西先生正非僧

徒比也。聖教誠規，天主頒之，古聖奉之，奉之，德也；悖之，刑也。德刑昭矣，阿其所好，若規誠何？先生思救人，而不欲奉己，思挽流俗，而不敢辱教規，先生之德也，其所全多矣。君知過而不改，從之何益乎？公忽猛醒，痛改前非，屏妾異處，躬行教誡。於是先生鑒其誠，俾領洗焉。公致虔以奉主像，擇地置堂，蠲潔供具，堂中帷幕，乃以御賜罽繡爲之；曩者菩薩之堂，泥金之相，沉檀珍寶諸奉，俱以瓦礫置之矣。公之封翁，素有德望，聞公從聖教，輒喜之，亦躬自澡勵，獲霑聖澤。太夫人旣耄而憤，日惟長齋繡佛，持誦涅槃，與之談教誡，講理道，如寒灰不然，枘鑿不合。公低回無計者久之，惟是呼籲天主，引躬自悼，并戒家之人，嚴守聖齋，冀主默啟。時公年邁六旬矣，衣不解結，食不再進者旬餘，遂致形容憔悴，氣體羸羸，母訊其故，公乃俯首自訟不已。母復訊之，則泣然

出涕曰：兒不德，不能事吾母，致惑邪說，而背正教，兒之罪也；異日者，毋淪永苦，兒百其身，莫可贖矣！太夫人乃悲而悟，悟而愈悲也，歔歔言曰：吾今信矣，爾曷不早言之，而自苦若是？吾今信矣，惟子是從，無復疑矣！於是亟求領洗。一堂之中，謹悅相慰，以爲從迷而得路，出幽而視明也，爰感鴻慈，闔家奉齋，旬有餘日，咸謝主恩焉。旣而公顧悼衆迷，深慚獨醒，傷正學之榛蕪，悲邪說之流行，思揚聖教，接導群生，爰於宅畔，擴建主堂，爲同教瞻禮之地，延泰西會士諸先生，住其中，時與衆人講解聖經；武林人士，靡然嚮風矣。居無何，而太公夫人先後遐舉，太公年八十有四，太夫人年八十有三。公居苦次，盡志盡誠。武林故尙佛事，往往齋僧雜道，廣宣經懺，喧鐃鼓於長夜，熱楮幣以終朝，見公闐不聞聲，則咸議焉；親睨宗黨，至有爲公婉規切諫。公命取家禮示

之曰：此非吾儕所共遵守者哉？禮莫備於家禮，宗儒準古喪祭，垂之萬禩，不過如是，安所取於今之念佛功果爲也？眾皆默然，而猶私擬公儉於待親。於是七七之期，公權佛事之費，而倍施舍之，老羸殘疾，犴獄孤寡，咸沾惠焉，眾乃知公大有所見而然。旣釋苦蓋，宅墳塋，則依聖教隆重之禮，尊嚴具備，不與俗同；其地惟取崇潔，屏絕堪輿之說，以爲禮遵三代，去古未遠，後人希世福，而附會之，禮之所不敢出也。夫人之生也，於何而來？其死也，於何而歸？存而順之，沒而寧之，俾其得全歸復命於上主，孝子於親，如是焉止；沿俗而棄古禮，循人而悖上主，悲哉其胥於迷矣！世俗尙鬼，而公重人，世俗徇人，而公奉主，天主與人相感之際，公蓋有以窺其微，而深明其毫髮之不爽也，故寧踈於人，而必不少懈於上主。旦暮誦禱之課，七日瞻禮之期，大小聖齋之日，

公既倡率家人，就宅中之主堂，殫形神以趨赴；迨於公堂中，尤必以身先眾，輸誠致恭，仰而祈祝，俯而訟悔，任舉一事一物，畧無苟且者。爾時武林有放生會，歲每糜費數千，悉市鱗介羽毛而縱之；公既奉教，知愛物不如仁民，迺薦紳善士同志者，共興仁會，規簡而當，義博而精，每月就主堂中，隨所願舍筭貯焉；令忠謹之士司其出入，飢者食之，寒者衣之，渴者飲之，病者藥之，旅者資之，虜者贖之，死者藏之；四方無告之民，利賴無算！而公軫念，更有加及於微弱者：貧窶之人，寒凍殊苦，多患皸瘃，公諭家人，日伺典舖中所鬻敝衣垢裳，收而滌緝之，泉絮則市而楮之，歲施數百所，全活頗眾。鄉之人，有志課其子弟而乏力者，爲義館之設，量才擇師，任其來學，文有期，行有規，時躬檢課，而迪以性學，於是公之里閭，入孝出弟，舉多端士也。一日，行見同教親

柩外露，未獲所藏者，公惻然曰：若翁卽吾翁也，忍令至是！爲之購隴畝，築墳墓，并令教中貧乏者咸葬焉。又於隴中立一聖堂，以行大祭，祝祈主眷，祐其靈魂，其用意周摯若是，他可知矣。時艾思及先生，在講座，更爲廣之，曰：公憐民而多方拯之，其功固不淺矣，第憐貧而未憐富，第憐病之在身，未憐病之在心也。公曰：將如何？艾先生曰：愚謂施人以財，未若兼施人以訓，財及於人身，訓及於人心，財爲一時之惠，訓爲終身之澤也。因言而施，因施而廣，施之爲功大矣。夫聖教書籍一帙，僅數錢耳，施貧不足，施富有餘；今有富貴人於此，予以數錢，則艱然怒，予以書籍，則翻然喜也；施受固不同矣。彼知吾言之富，不知吾費之儉也。緣是多刻聖學書籍，廣傳正教。艾先生又告公曰：夫爲善之功，貴於恒久，彌久則功彌大；今仁會之施，一出一入，入者有限，施者不

易窮乎？不若權子母而施之。惟是置田宅，計羨餘，歲施其所出之數，此長久計也。公深以爲然，遂置產千金，抵今施不匱焉。公旣欽崇正學，推廣善端，貧富同霑，生死咸戴，其家伯叔亞旅從公入教者以百數；間有浸淫異端，媚佛求福者，公輒阻之，亦皆化而歸正焉。公居家，晝則舉行善課，夜則置淨几，爇名香，聚家人及大小臧獲於一堂，延諸先生端坐，相與發明教旨。蓋公知家庭有罪，歸於家長，是以慰誨提撕，亹亹不倦。至於邦之人，亦以公爲表率，志士仁人，洗心滌慮，嚮化者浸盛！至若平日所躬自克勵，用當韋絃者，約有四端：曰愛人，曰克己，曰忍辱，曰甘難。願愛人者，先愛其親；誨人者，先誨其子弟；公之子有過，則庭訓責之；家人有犯其命，則每恕之；若犯教規者，必不恕也。蓋恕人之愛淺，而以不恕爲愛，其愛人深矣！凡修德之士，以防私爲要，故克

己之功最不可緩也。公時加警策，至束棕帶腰間，頻年坐寢不貼床席，以遏欲於未萌，其克己篤切如此！人於七情之中，惟怒易發而難制，教中七克，含忍其一，若非用力既久，難言犯而不校也。憶公嘗乘輿入市，騶從駢集，有醉人被觸，恃酒訕公不止；途之人弗堪也，從者欲執治之，公止勿較，歸語人曰：吾平生時聞諛佞，而今忽來讜言，庶幾可贖前愆乎？人服公之雅量。公初奉教時，同鄉沈宗伯疏彈西學，公不阿權勢，慨然殫力發明正理，而尤慮西士之不安也，則請寓其家，或有以難告者，公曰：師弟相從，義也；居恒聞道，自謂生死不渝，一朝臨難而棄之，寧惟不慊於情，卽學問亦非矣。流言之日，適公楚憲命下，故止不行。或趣公，公徐曰：某却有一事放不下處，詰其故，則曰：不有居者，孰顧西士？沈公乃告公曰：西士之事，今置之矣；公莞然曰：某却要公

不置，猶且望於公，伐某親之也。由是益知公之見義勇爲，非浮慕道學，逃虛獵名者比。乃公之用心嚴密，尤有足述者：計其靜默誦經之時三，曰朝，曰晝，曰暮；其省察之端四，曰思，曰言，曰行，曰缺；時不疎放，事無玩愒，公猶閔閔皇皇，若不及也。蓋曰：世之自謂無過者，皆不從事省察者也；不省察，則過不自知，而反自以爲善，無善功矣；故凡進於善者，皆其不自謂善者也；爲善之事有限，爲善之心無窮，吾第偶爲一善而善之，未爲者固多，故吾第覺吾之未能焉，不敢謂吾之已善也。夫不敢以無罪爲功，反以無功爲罪，此其功在乎身體力行，而要非吾主默啟其心，扶翼其行，未易幾矣！公所以旦夕禱告，祈主默佑，然猶自謂日在過中也；不惟內自訟而已，訟必改，改必告，告必補，每依滌罪正規，設誠而致行焉。凡遇瞻禮之日，肅恭謙抑，求爲告解，補贖前愆，

卽公事忙冗，不廢操存。又雅慕西士退靜歲省之法，遂乃自定日期，屏棄塵勞，謝絕交際，獨居一室，請艾先生指引，存省默想之功，因省奉教以後，種種罪端，總求解赦，凡曩時痛悔不真，告解未盡，補贖未全者，旣已定心澄慮，密與主通，然後求領聖體，旣領聖體，益覺修力彌堅，主恩彌厚也。公見人遷善，不勝欣躍。一瞻禮日，有多人士領洗，輒歡心達於顏色，謂艾先生曰：吾見新奉教者，心實喜而且敬之，何也？茲世界尙混混然，聖教未明之時也，乃有卓識之士相率而來，豈不可敬？若至聖教大行，而後奉教者，不足異也。里中有爲公譽者，謂公生平行事，無一不善，獨有一不善處，是從聖教。公聞之，咨嘆曰：某生平行事，無有一善，乃獨有一善處，是從聖教。噫！共一主也，此以爲正，彼以爲不正；共一事也，此以爲善，彼以爲不善；善不善，亦豈徒口說爲準哉？

然公幸而爲此一善，公不爲此一善，則種種善事，何自生耶？艾先生曰：余素勸公爲此一善者，故第畧述之，以不忘故人云；若夫宦蹟善事，余又安足以知之，一聽之口碑史筆可也。公立天主堂與居宅相連，喜得昕夕與諸先生促膝論學，然慮日久不便，屢欲另構一所。天啟七年丁卯秋，偶遊他邑，忽切念此舉不可少緩，急急言旋，遂改造聖堂於武林門內，觀巷工竣而公疾篤，若謂立堂之願已滿，去世之期未遠也。公沒，其次公子將田房原契，贈泰西先生；嗣後西來先生，故於武林者，未有葬地，因取公所購舊墳，捐入聖堂，爲諸先生前後藏魄之所，而長公之子，又充田若干畝，爲守塋之需，凡此皆善繼祖父之志者也，公可謂有子若孫矣！公享年七十有一，砥礪篤修，至死不懈。易簀前數日，命取楮筆，闡明天主事理，歷解疑端，娓娓不置，家人憂而止。

之曰：宜稍寧神，毋煩思索；公執之固曰：聖教妙理，人未能詳，我深知之，俟我寫盡此意，而辭此世，豈容默然不言耶？既成帙，俱定篇名，命梓行世。臨終悉依教規，備行諸禮，先告解，後領聖體，聖油，以堅定心志，存養靈魂於永訣之際，預示死期。死之日，遠近親故，如喪考妣；邦人上諸當道，舉公鄉賢，雖未足酬其萬一，亦足以徵公德之感人者深矣。公所以深明天學義理，躬行不怠者，蓋其好善之心，虔誠虛受，微承主牖；且先後迓諸泰西先生，如龍精華畢金梁輩，朝夕促膝，惟窮究天學奧旨，或有未明，不憚再三送難，以求理盡心慊。嘗對艾師談論，嘆曰：余與諸先生細論十有四載，無日不聆妙義，大快吾衷，惜乎，世人不肯傾心研究，故鮮能深造於斯道者！公著述有代疑編，代疑續編，聖水紀言，西學十誠註解，西釋辨明，廣放生說等書，要皆發明天主之

道精微透切，爲世所珍。按淇園楊公懿行隱德，亦不勝其悉數也。大都爲者不盡聞，聞者不盡筆，其自旣認大主之後，居恒必與泰西諸先生處，而形神之功，力行不怠，故善承諸先生之訓者，莫如楊公，而深悉楊公之行者，亦莫如諸先生也。邇者艾先生自武林入閩，余幸而從遊，艾先生每津津道之，余思茲世，錮於習聞，其聆聖學，卓然進修者有幾，今獨於楊公見之，竊仰止焉。聞其行蹟，喜爲筆記，而不覺其不文。嗟嗟！非謂此足令楊公不朽也，蓋使後之同志者，可觀而法焉。斯固艾先生之情也，抑亦步趨者之願也！

代疑編原序

聖人之道無疑，鬼神斯不惑；後聖若信心不及，則疑事無名，疑行無功，未聞與道有入；而彌格子，急急望人疑，又恐人不疑而代爲之疑，遵何說哉？蓋道之近人者，非其至也，故曰及其至也，聖人有不知不能焉；非聖人安於不知不能，而遺其可知可能，惟日孳孳，以求知至知終，故一息不敢少懈也。一翻新解，必一翻討論，一翻異同，必一翻疑辨，然後真義理從此出焉。如石擊而火出，玉礪而光顯，皆藉異己之物，以激發本來之真性，始雖若戾，終實相生，安見大異者之不爲大同也？唯拘守舊聞，自矜極致，妄謂世無域外

之境界，人無超性之名理，局小心量，靈機不活，聖人復起，其以爲然乎？夫謂道備於古，經盡於聖，則易書之後，不宜有他書矣，經史之作奚爲？素問之後，不宜有醫案矣，諸大家之出又奚爲？此見義理，原自無窮，畸人畸書，應時而出，未宜盡廢。既已畸於人，自必駭於俗，求諸自心而不得，必生疑，質諸習聞習見而不合，必又疑，而疑豈道中所禁哉？顧有正疑，有妄疑：正疑者，恐悖於理，傷於教，迷於人之性情，欲求一端至是，以窒彼之至非，此不可無也；妄疑者，吠聲吠形，襲訛襲舛，不問有無虛實，謂蘭蕙臭，謂莫邪鈍，此不可有也。西儒從絕域外，泛重溟，浮天末，來此創寓，匪第語言未通，性

行未浹，卽義理精微，全憑書籍，而文教懸殊；此中以六書爲體，有形而後有聲，彼國以二十三字母爲用，有聲而後有形，不但密義難疏，卽尋常淺解，有一字而費數十遍翻譯，若欲摘疑生辯，逐支逐節，皆是問端，安可置而勿疑？彼泛泛嘉興，無所違覆者，諸儒固最耻之。若謂嘉興者，不過奇我遠國土風，詫我新巧製作，此何異貴翡翠象犀杔檀之入中國，禽獸草木我也？貴工倕之指，離朱之目，般輪之斧斤，梓匠輪輿我也？是故僞者之譽我，不若仇者之詰我；以此望人求疑求辨，共疑共辨，安得不急急哉？始乎有疑，終乎定信，自是一信之後，不復再疑，始知宇宙公理，果非一身一家之

私物，吾何不以公心還之？其真同者，存爲從前聖教之券，識東海西海之皆同；真異者，留爲悟後進步之燈，亦復命歸根之有賴，無非實益。大道爲公，孰與夫意見橫分，狹小天地，而自束縛其靈才者哉？請以質諸有道，毋靳此疑也。

天啟辛酉閏中後學林起識。

代疑編總論

有大儒問於彌格居士曰：儒者之學，希聖希天，凡言畏天命，事上帝，是吾儒本等學問，日用功夫，在西士不必哆爲創見，在吾人不必疑爲異端；卽禪立二門，亦未嘗不尊天，安得於此中着一異同？解獨所謂造化萬物，一歸主者之作用，未信也；生死賞罰，惟係一主，百神不得參其權，未信也；戒殺放生，釋氏上善，西教不斷腥味，何云持齋，未信也；佛由西來，歐羅巴旣在極西，佛國必所親歷，獨昌言無佛，未信也；地四面皆人所居，天有多層，重重皆可測量，未信也；西來諸士皆童貞，人有五倫，止守朋友一倫，盡廢其四，未信

也。然觀其行詣，真是不愧不忤，聽其談道，亦多發人未發，第恐遠方學術，源流或異，未必盡有證據。如云天主有形有聲，未信也；謂有天堂，有地獄，更無人畜鬼趣輪廻，未信也；物性不同人性，人性不同天主性，未信也；既說人性，以上所言，報應反涉粗迹，未信也；西士來此九萬里程途，涉海三年始到，未信也；從來衣食資給本邦，不受中國供養，未信也；禮惟天子祭天，今西士日日行彌撒禮，非僭卽瀆，未信也；謂窘難益德，大遠於人情，未信也；疑西教者籍籍，果盡無稽，可置勿問，未信也；西國義理書籍，有萬部之多，若非重複，恐多僞造，未信也。西士傳教，雖言言至理，事事實蹟，若云天

主有三位一體，降生係第二位費略，未信也；降孕爲人，生於瑪利亞之童身，未信也；被釘而死，因以十字架爲教，未信也；耶穌之道至高，安知非至人神人，遽認是天主，未信也；耶穌之教爲公教，諸聖相通功，未信也；遵其教者罪過得消除，未信也；命終時解罪，獲大利益，未信也；十字架威力甚大，萬魔當之，立見消隕，未信也。吾非欲拘常攀舊，墨守井窺，以一膜自封；然儒者所貴窮理，尤貴信心，質諸理而合，方反諸心而安。彼國學者，旣以窮理爲入門，已上多端必辨析有素，若果言皆入理，不荒唐，不附會，信而有徵，使我廓然心解，不難舍所學而從矣。

居士答曰：天人之懸久矣！人事雖極高極奇，近在人世，耳可聞，目可見，口可言，心可想，誰不信之？惟天載玄微，既非耳目所經，亦非言想可及；且人心量有限，以人測天，猶蠡蟲測溟渤之寬深，窶夫測王宮之侈麗，多見其不知量。若言而卽信天主心量，僅與人齊，正不足爲天主矣！觀西經十二信，首一句云：我信全能者。只味全能二字，世間無物可稱全能；凡能有所畀，必先有過我者，方能畀我；而天主無始，卽先萬物而亦無始，天主無終，卽後萬物而亦無終，物物受始受終焉；在此全能之內，何物可以並之？全能者以下卽接云：天主罷德肋化成天地；夫天地之大，可以造成，則更有何

物可並天地？何事可並化成之難者？況原初空無所有，既能以絕無爲有，則建立以後，造有適有，變有歸無，又不過微塵末事，反掌可就；只全能二字，自足了當。如上所示種種諸問，一言蔽之，不必條爲之析矣。

又曰：世之疑西儒者，非謂有遺行也，獨因其行經，過好過畸，近乎不情；人所必有者，彼獨不有；人所必無者，彼獨不無！人情不甚遠也，彼來自絕域，何獨能然？求諸自心而不得，則反疑其作僞，甚而以不肖之心窺之。不知世情之外，另有人品，眾所未信，未妨絕德。而況遠人心迹，能逃於耳，不能逃於目，能掩於暫，不能掩於久，能

塗飾於庸愚，不能塗飾於明智，未有縉紳賢達，日與之接膝，日與之抵掌，經歷數年之久，無一蓋藏，猶有不可信者。則向所疑過好過畸，今已實有是事，明有其人，但可謂之難能，謂之孤行，豈可反生譏謗？夫亂名實，何損彼人，自墮雲霧中耳！

武林楊廷筠彌格子識

代疑編目次

答造化萬物一歸主者之作用	一
答生死賞罰惟係一主百神不得參其權	四
答戒殺放生釋氏上善西教不斷腥味何云持齋	七
答佛由西來歐羅巴旣在極西必所親歷何獨言無佛	十一
答地四面皆人所居天有多層重重皆可測量	十四
答人倫有五止守朋友一倫盡廢其四	十七
答天主有形有聲	二十一
答有天堂有地獄更無人畜鬼趣輪廻	二十四
答物性不同人性人性不同天主性	二十七
答旣說人性以上所言報應反涉粗迹	三十
答九萬里程途涉海三年始到	三十三
答從來衣食資給本邦不受中國供養	三十六

答禮惟天子祭天今日日行彌撒非僭卽瀆

三十八

答謂審難益德遠於人情

四十

答疑西教者籍籍果盡無稽可置勿問

四十三

答西國義理書籍有萬部之多若非重複恐多偽造

四十七

答天主有三位一體降生係第二位費畧

五十

答降孕爲人生於瑪利亞之童身

五十三

答被釘而死因以十字架爲教

五十六

答耶穌或疑至人神人未必是天主

六十

答耶穌爲公教諸聖相通功

六十四

答遵其教者罪過得消除

六十七

答命終時解罪獲大利益

七十一

答十字架威力甚大諸魔當之立見消隕

七十五

代疑編

提學監察御史武林楊廷筠淇園甫述

答造化萬物一歸主者之作用條

物彙至多，問誰始造？或云一氣所爲，或云氣中有理，或云偶然遇合，不須造作，或云自然生成，不由主宰，皆漫說也。

夫氣無知覺，理非靈才，若任氣所爲，不過氤氲磅礴，有時而盈，有時而竭，有時而逆，有時而順，焉能吹萬不齊，且有律有信也。

卽謂之理，理本在物，不能生物，如五聲之在八音，變不勝窮，皆屬之理，理在鐘鼓管絃，不能自生鐘鼓管絃，此人所自明也。

若偶然之說，尤屬謬妄，天地萬物，自古及今，無一僭差，是何作用可以偶

然值者當之乎？金偶然遇火則流，火偶然遇水則滅，若不相遇，終古不生不尅。四行水氣火土之用，一物不可少，若待偶然相值，物類毀滅久矣！人之不明此理，本由習染迷心，復爲異學奪志，將自古聖賢諄諄敬事之語，盡移之虛無寂滅，而學術人心，敝非一日矣。

誠思天何以動，地何以靜，日月星辰何以運行，風雨雲雷何以變化，山何以峙，川何以流，四行何以生尅，飛潛動植何以生長，何以收藏，物何以蠢，人何以靈，何以各循其軌，各安其類，無相假借，無相凌奪，此必有大主宰制其間，不待智者能知之也。譬之海中一舟過焉，帆檣整理，卽不見其人，知有操舟者在也；空中一矢過焉，卽不見其人，知必有發矢者在也。

或云大生廣生，自然而然，不由主宰，此又見其末，不見其本，不可不亟論。

者。洪荒之初，未有天地，焉有萬物？其造無爲有，非天主之功，而誰之功？遠西古經云：天主造成天地，七日而完全。時則物物各授之生質，各賦之生理，予之生機，各畀天神以保守之，引治之，自此物物依其本模，轉相嗣續，完其生理，暢其生機，此皆天主之洪恩，不可不察也。人第云：天地之功，不知天地無功，天主命之，百神司之，卽天地定位，詎非天主造成？知其自然，不知有使之自然者，豈探本之論乎？如祖父宮室，子孫居之，創造由祖父，營構由工匠也。又如自鳴鐘，銅壺滴漏，風車水碓，木牛流馬，橐籥編籥，用之者以爲自然，作之者幾經智慮也，可僅云自然已乎？但人之造作，或用五官，或用百體，縱極人巧，有可得而測量；天主不然，非有思，非無思，竭千聖智巧，不能窮其思，特不見其思之倪；非有爲，非無爲，合千聖之力量，不盡其爲，特不得其爲之突。

此種義理，止可神會，難以言傳。夫造物化工，昭昭在人心目，何須詮解，但是天主全能，乃爲邪說流傳，掩蝕已久，異學縱橫，駕諸其上，反以凜凜在上者爲迂遠，爲無據，寧知天主如許全能，如許化工，是吾人大父母，出王游衍，無息可離，無處能遁，乃竟覲面而違之，沒齒而昧之，不能不爲之深慨也。

答生死賞罰惟係一主百神不得參其權條

問：天之道，福善禍淫，世願有善者未得福，反以得禍，惡者未受禍，反以受福，此可謂有天道乎？

曰：禍福本不盡然，卽此或然，內亦定有故，不可不察也。天主生人，原以世福均散世間，聽人自取，凡有知慮者，自能思索，有才幹者，自能運用，人人皆可得取，故善人惡人，皆可有分。且賦予之初，惡情未起，只爲世人求福，有過

當有適中，便種種差別，善惡乃分。有得所應得者，有有而不居，推以廣庇餘人者，有甘守無得，絕不冀人之有者，此因世福而生善者也；有得非其有者，有只顧自己，略不爲人者，有妄求強奪，公取竊取者，皆因世福而生惡者也；可見善惡常與世福相夾而來，不必盡是善惡之報。又世間賞罰，多不盡量，必天主予奪，方無滲漏。除上善極惡，無一假借外，其餘中等之人，或善中有惡，則先降困苦，以削其見在之惡，死時只留全善，徑得善報，而享極樂，是善人得禍，非不幸也；或惡者有善，則先與榮寵，以酬見在之善，死時只留全惡，徑得惡報，而遭極殃，是惡人得福，大不幸也。又天主陰鷙下民，不重陽善，陽惡，故善者得聲名，其善已酬，報亦不厚；惡人招訾詈，其惡已洩，謫或少輕；正子之所謂善人惡人，昭昭與世共知者也。知卽是報，何云無報乎？況人之善

惡，又有隱微，如有爲爲善，與文飾詐僞，皆善中之隱惡也；無知陷溺，或真心不揜，皆惡中之隱善也。此則人不及知，惟上主知之，則賞罰有獨異焉。以此言之，世法勸懲，容有僭差，天主彰輝，必無謬誤。

或曰：萬法心造，自求多福，似乎人亦有權也；王公大人，可以貧富人，可以生殺人，似乎君相有權也。曰：是皆不然，幸而得之，皆值天主之所許也；如其不許，王侯不能富貴人，冤仇不能排陷人，古事往往有之，豈有人力可以違主？

或曰：鬼神者，造化之功用；今云百神無權，禁人不得奉祀，此不可解。曰：天主生天地，卽先生無數天神，自天地山川，日月星辰，以至昆蟲草木，皆有所司，以呵護之，開闢至今，俱有分職，各神惟順主命，毫無曠越，百神之意，無非

天主之意，百神之功，無非天主之功，第其名其號，吾人未盡測識，雖欲信奉，無從尋覓，既不容於中，有所揀擇，亦豈容己意擅立所尊？擅立者，謂之矯誣，得罪甚大。西學不事百神，非不敬神，正是敬神之至；今人漫信鄉俗，或以意之所重，眾之所推，便立爲神，一時謬舉，久作當然，慢褻神明，莫此爲甚，非卓然不惑，安能定見不搖也？夫授官品者，必係朝廷，授神秩者，必由天主，官不出朝廷，謂之僞職，秩不由主命，必係妖魔。西學事天主，卽百神在其中，世人泛祀無稽考之百神，反使對越天主之虔，缺焉不講，吾不知其可也。

答戒殺放生釋氏上善西教不斷腥味何云持齋條

問：釋氏慈悲，故不食生物，西教不斷血食，卽齋日亦用魚腥，豈不可駭？曰：西士居恒多食蔬菜，則齋日不禁水族，聽人用之，以水族屬陰，與菜蔬之性

相等，食之不助人血氣，非比禽獸厚味，能恣嗜慾也。人能食齋，本是好念，何可盡非？然須問其發念，果何所爲？若止爲惜物命，爲求利益，爲佞佛生慈，是三者皆不可也。何也？謂物與己同類，不宜宰食，此輪迴謬談，別篇已詳辨之；六畜原爲人用，若人不食用，誰畜誰管，且斷絕其種類，聖王之五雞二彘，爲不仁之大者也，此可無論矣。爲求利益，吾不知利益之權，實誰司之？世間善事甚多，豈無加於吃齋戒殺者？奚獨於茹素之人，偏加福佑乎？彼以食素認作上善，世間食葷，俱是大惡，聖王之法，卿大夫肉食，祀先者血食，聖賢之教，奉親者有酒肉，豈皆以惡事加於尊親耶？至佞佛生慈，言似有理，吾獨謂慈本仁德，仁者，人也，當以愛人爲先。論愛人，泛而同類，近而親友，至切而家庭，皆是當愛，用愛莫切於此。今人於一體人類，漠不相關，獨區區惜此物命，不

親親仁民，而功先及物，吾未詳其真慈也。使佛不論義理，惟佑茹素之人，以爲親己，謂之喜佞，非過矣。

或曰：西教大小齋如何？曰：小齋者，變其常食，或平時肉食，齋則去肉，平時兼味，齋則少味，或全食蔬菜，隨人力量。大齋不止變食，且要減餐，止用一餐，有三日者，有四十日者，此皆外齋，齋之淺者也；又有內齋，在明潔其心，齋日密檢十誠，毋蹈七種當克之條，隨宜行十四哀矜中事，晨昏日課，持誦加勤，靜則默想聖教事情，傳曰：齋者，齊不齊而致其齋；易曰：齋戒，以神明其德；此所謂內外兼理之齋也。

或曰：西士持齋，亦有爲乎？曰：有爲：一，爲虔修祀禮；西國極重祀典，臨當奉祭，必更着新衣，澣濯裏衣，冠履盡易，飲食必改常，以示敬也。二，爲抑制血氣；

血氣之性，在腸胃只思飽，在舌口只思甘滑，在唇齒只思軟脆，在鼻竅只思馨香，何饜足之有？不但飲食之人，則人賤之，而昏志氣，生疾病，皆原於此；能齋，則滋味澹泊，氣血不強悍，有觸不至橫發，肉身自得其職矣。三，爲伸拔性靈；性靈原是一身之主，只爲嗜欲昏迷，飲食爲最，飲食既薄，氣力軟弱，此中虛靈不昧，做得主宰，如僕從委順，主令常伸，靈性又得其職矣。四，爲扶助德行；凡人見善不能爲，見惡不能去，或爲之去之，不能勇決，皆緣真性爲氣血剝蝕，不能振拔；今既主宰清明，方寸脫洒，自然無所牽絆，見事剛勇，不沮不退。五，爲默領真福；口之於味，是極重嗜慾，爲欽崇天主，捐所甚愛，就所甚不愛，以此潔誠，主光必照其方寸，如屋宇洒掃，達官貴人，自來駐止，自此益發心光，增長善念，愈積善功，經所謂額辣濟亞是也。此皆奉齋者之所爲，專屬

心性，不緣生物，不緣福利，不緣求媚，西國克己正志之齋，乃是如此。人誠克己，齋可也；勢或不能，卽從其便，不爲違主命。人不克己，不齋可也；念或妄寄，卽閉關長齋，亦徒增妄想。吾見世人有茹素食淡，垂數十年，面黃體瘦，如此堅忍，本好進修，惜其中無實見，不加審擇，以此難事，等閒小小用之，曾不爲之一轉移也，可用深慨！

答佛由西來歐邏巴旣在極西必所親歷獨昌言無佛條

問：佛生西竺，據萬國坤輿圖，歐邏巴又在天竺西，則諸士自西徂東，必經由其地，可曾親履佛國，覲承佛教乎？曰：天竺去中國爲近，去歐邏巴極遠，西士來此，由水道，必取赤道北，過赤道南，經大浪山，再轉過赤道北，涉海三年，方抵廣東，天竺國在小西洋，西儒本會同志，爲傳教遠遊，多有至其地者，則

熟習彼國之教，遍閱彼國之書，義理粗淺，人物鄙俚，直是一方邪說教門，附近諸邦，皆不尊從，豈一入中國，而溥海同尊，誠彼國所未信也。中國始緣帝王托夢，宰相貢諛，差去使臣，奉君相意旨，何事不可崇飾？取至番文，誰人識之以意翻演，誰人證之？蓋自蔡謫秦景，用白馬駝回，虛恢譎詐，而百端僞妄，已潛伏不可究詰矣。後此途徑漸熟，智術漸工，又襲老莊列子清談之餘，五胡雲擾，六朝偏安，無明王聖主，擔持世教，處士橫議，邪說浸淫，助其瀾者，便稱名士，或立取卿相，遂爾轉相效尤，既有禍福之說，令人欣懼，復竊義理之談，聳動高明，是以知愚賢不肖，並入其中，訛以傳訛，盲復引盲，至於今遂謂真真有佛，真真有內典，傳自西來，皆佛親授，若識得盡是僞撰，真可發一大噱，吐棄斥除，惟恐或後矣！吾輩窮理，孰似考亭？朱熹別稱觀朱子語錄云：佛經皆

中國文士自相撰集，如晉宋間自立講師，孰爲釋迦，孰爲阿難，孰爲迦葉，各自問答，筆之於書，轉相欺誑，大抵皆是莊列意思，變換以文其說，誠爲確論。夫以西士所經，親見親聞，不足重，旣如彼，先儒考證，僞名僞書，不足信，又如此人，亦何苦爲其所愚也？

或曰：古來學佛者，多少聰明才辨，至心歸依，豈皆漫無所見，乃欲以一人私意，掃除千古定論耶？且經論中，微辭妙義，細心讀之，不由人不心悅誠服；至於內典，豈未寓目耶？曰：雖有聰明才辨，其禍福之心，盡與庸愚同；又人之聰明才辨，往往流爲文人，文人作過多端，偏畏死後，故其佞佛，獨在人先；今不能折衷以理，而徒信人之信，恐不免載胥及溺矣。卽云微辭妙義，足悅人心；立教者，孰不依傍名理，令人可信，然皆相左吾儒，而特荒唐其說，更新其

語，世人淺標外郭，遂或驚喜創獲，殊不知儒家自有之珍也。惟儒者言畏天命，彼胡不言？卽佛理果長，不過是聖言可畏，佛位果尊，不過是大人可畏，奈何加諸天主之上耶？佛非人類，何以有像有言？佛猶人類，必天主所生，父母所產，何至稱上天下地，惟我獨尊，而梵天帝釋，反侍立其旁耶？古來至人，必引人尊主，卽耶穌在世，引人欽奉罷德肋，未有不奉所尊者；如釋氏之教，止令人尊己，稱聖稱神，不識名理安在？

答地四面皆人所居天有多層重重皆可測量條

舊說地形方，地處最下，非然也；天體豎之，有三十三層，橫之，有三千大千，非然也。何以知地形非方？天如卵白，地如卵黃，體必相稱，天旣圓矣，地安得獨方？世間之物，如卵生必圓，果實之類必圓，一氣噴水，萬點圓珠，非由人力，

地之不能不圓，於理可信。古言地方，此明其不動之德，非言形也。地居天中，天包地外，故地之上，四面皆人所居，以足之所履爲重濁，首之所戴爲輕清，四面皆天，則四面皆輕，重不就輕，則地不能偏落一面，舍中央誰居焉？西士多遠游，如過大浪山，則惟見南極出地三十六度，不見北極，分明與中華人脚底相對，而所見天日在上，山河在下，毫忽不異此中，則其事實身試而目擊之。卽吾中國，自看廣海，北極出地二十三度，順天北極出地四十度，若以順天爲地之正面，則廣東在偏南傾斜，不在地上正面明甚，而人固不覺毫有傾斜也，則何疑其不可站立耶？如云地在最下，縱極深極厚，必有底止，底外又歸何處？天體極實，能係七政，能時刻運行，若地形不脫空，則天體窒碍，一息不能運行，而地下旣無人居，則日入地中，俱不照物，造化虛費一半矣。

若謂日止在地面，未嘗入地，則宜常晝不夜，而東出者，何以日日皆然也？蓋以人視地爲極大，以天視地如彈丸，要歸本論，造物之初成天地，以極輕者爲天，居於外，以極重者爲地，居於中，重濁之離輕清，必當絕遠，則中心者是重濁本所也。地是渣滓有形之物，惟中心爲恰好相應之處，偏不得一分，欲偏一分，便不免反近輕清一分，無是理矣。今人試以一圓物，納入氣毬，極力吹之，此圓物不落四邊，不在上下，正爾中央，此皆物理自然之勢，何間小大乎？自地到最近最小之第一重天，是月輪天，以幾何大西格物窮理推算之法測之，得四十八萬餘里；自此以上，愈廣則愈高，俱自然相稱。推而至第十一重天，以萬萬里計，又不知高遠何所極也，而九章無此算目矣。然共仰惟一天主，則此天地世界，不爲不廣。爲人而窮一天地，與一天地內之事之理，已不啻殼足，

若猶以世界爲小，一天主爲未盡，必進而求之三千大千，求之十萬億國土，既已違背正理，且將何所憑據，以爲實然耶？

或曰：十一重天，已如此不可限量，三十三天，益難究極，至恒沙世界，應如棋子分布，中間空處連處，如何安立，吾亦疑之；若吾子所言，豈亦有本耶？曰：天之示象以文；天文之運，遲速縱橫，亘古不易，各不同候；一天不能有二動，故以候察之，知其有各重天也；而所測里分，自上古博學通儒，立法推測，國人習之，其照耀地上者，已盡驗矣。天上隔懸，今何由斷，直須到彼，方信不疑耳。

答人倫有五止守朋友一倫盡廢其四條

問：人有五倫，缺一不可；西儒既先窮理，宜於此理極明，胡爲不婚不宦，去

父母，遠兄弟，以事交游，將四倫可全廢乎？聖王制禮，生則養，死則祭，故祀典極重；聞西教不奉祖先，此出訛傳猶可，設果有之，忘親悖本，不足齒矣！答曰：此關人道之大，極宜辨明，而不奉祖先，尤爲大逆，不可不先剖者。聖教十誠，是立教之大綱，前三誠以敬主，後七誠以愛人；七誠之首，曰孝敬父母，父母生則奉養竭其力，死則追念盡其心，乃孝敬也；西儒傳教，若於父母死，則不孝敬，何爲列諸愛人誠首乎？卽觀此中縉紳，奉教最堅者，其父母去世，必哀毀盡禮，爲之備棺槨，披衰衣，是亦明徵也。但教中喪禮，與俗不同；紙錢銀錠，冥器明衣，是今人所重，彼皆謂無益，通不用之，惟念經求主，行克己善功，並哀矜貧戚，爲亡者廣仁，是或一禮。今庶人之家，所供神佛，謂之家堂，大都與祖宗神主，共在一處，且并有其祖宗神主而無之者；西教甚非三官聖帝等

神，五聖五通等祀，教人廢此，毋爲非鬼之祭，世遂訛傳不奉祖先，蓋有不知而悞信者，亦有明知而故爲之謗者，悞謗由人，彼曷與焉？若論人倫，西士之在家者，事父母，畜妻子，和兄弟，尊君長，盡與此同；惟一種特達之賢，願入耶穌會，稱會士者，方守童身，棄家學道；學道而有得者，受撒責爾鐸德之職，千百中，間有其一，國中所最貴也。蓋其國之人，相習成風，以此種人爲第一流；如狀元及第，中華所美，人人爭羨，父母兄弟所祈望；得爲鐸德，卽不翅榮福，無復他願，自是彼方風尚，非他邦可例也。故父母生子，承祧嗣續，多先有人，而其間賢智絕倫，則侈爲家之祥，國之瑞，勸守童貞，送入教會，此父母之治命，兄弟之同心，不謂之不孝不弟；及乎道成，而陶淑一家，並登天路，彼又以此事爲孝友之至大，或與吾儒顯揚之指，合乎否也？夫妻止一娶一嫁，斷無

二色；凡出遊，必奉君長之命，食君長之祿，食其祿者，致其命，萬死不辭焉；彼其於倫，蓋有維其實，不徒徇其名者矣！

或曰：取妻生子，理亦何妨，卽無子娶妾，亦屬正道，何必禁之嚴也？曰：娶妻以禮，國俗相同，惟會士願學耶穌，非童貞不可，此其一。極重彌撒之禮，每晨行祭，非絕慾者不可，此其二。遠遊異域，孑然一身，不得有所携，此其三。夫有志不娶，士林高行，中國有此，從來亦以爲難，未聞議其短也。且生子爲宗祀，同胞有室，已足承祀，則於祖父無闕，所闕獨當身之祀，而得生天堂，享福無盡，爲祀更遠，又非不孝論也。況以倫言，妻不容有二夫，夫豈容有二妻？如轉一名謂之妾，遂云無妨，豈婦私一男，亦可轉一名，謂之無妨乎？西國之言人倫者如此。

答天主有形有聲條

天主二字，原非本稱，在西國則稱陡斯陡斯云者，譯言大主也，在天地爲天地之主，在人物爲人物之主，在神鬼爲神鬼之主，無所不主，卽無所不在，其體亦與之相稱；但雖不可問形聲，亦不可疑有無，實自有無形之體在，形聲自出，天載至妙乎！以其不可覩聞，謂之無形聲可，以其形聲所自出，謂之未嘗無形聲可。譬之於風，搏之不得，未始無氣；水中之鹽，視之無色，未嘗無味；無形之體，彷彿近之。又近取人身，性體寂然，形聲安在？俄而七情交感，紛然異象，烏得言無？故執形執聲，不足明人物之近，矧云天主哉？然有無，又有實理，非混而無辨也。天主未降世，形聲原無，無卽不能強言有；古西國之教，雖建立殿宇，奉事天主，然只有經典，未嘗有像設也。天主旣降生，形聲實有，

有卽不能強言無；西國實見實聞而信之，中國未見未聞，而信不勝疑者是也。

或謂降生一節，正爾不能信，請明言之。答曰：此理甚長，須閱盡別篇，方能曉悟，姑略言之。天主愛人甚矣，上古之時，性教在人心，依其良知良能，可不爲惡，只以行與事示之，聖賢名教迪之，人人自畏主命，不須降生。然而詩書所載，欽若昭事，如臨如保，已示開先之兆矣。三代而後，聖賢旣遠，奸僞愈滋，性教之在人心者日漓，詩書之示監戒者日玩，則又大發仁慈，以無限矜憫，非人所能測識，自天而降，具有人身，號曰耶穌，譯言救世者，實有其地，如德亞國是也；實有其母，瑪利亞是也；實有其時，中國西漢之末，庚申年是也。雖性是天主之性，原無形聲，而特接人性以出，則四肢百骸，盡與人同，安得謂

之無形聲哉？夫在世之主，與在天之主，原非二主；惟是在天，則無形無聲，萬古如斯，卽降生者之原體也；在世，則有形有聲，三十三年暫現，卽無形聲者之化體也。顧在天，則霄壤懸隔，在世，則呼吸可通；在天，則默運難窺，在世，則實跡可仰；在天，則無階可升，在世，則有道可入；故降生一事，仁愛之極思，人道所難擬，此種義理，在西國有源有委，有前知，有後證，典籍萬種，皆記載此事，皆發明此理，學者如日用飲食，言出信隨，不似此中苦費詞說也。今人知九重宮闕，至尊端拱，不可聲聞矣；時或六飛親駕，一遊一豫，畎畝農民，皆得見之，安可雲端拱者爲帝王，遊豫者卽非帝王哉？吾人心量狹隘，不能測識天主，卽不可信無形聲者爲真，有形聲者爲假；若謂有者爲假，恐認無爲真者，亦屬虛想，不過蒼蒼茫茫之舊見而已。

答有天堂有地獄更無人畜鬼趣輪廻條

問天堂地獄，原出佛教，既不信佛，何猶沿其說也？曰：說固有名同而實異者，吾所謂天堂，非佛家之天堂，所謂地獄，非佛家之地獄。蓋佛氏所指，似乎肉身享用，故境界現前，俱極粗淺，而福盡孽盡，俱復輪廻，則樂苦皆有終局；不知人死之後，止存一靈，一靈所向，境界絕與人世不同，受享絕與肉身各別，升天堂者，入至善之鄉，永賞其善，無福盡之期，入地獄者，處全惡之地，永罰其惡，無孽盡之日。且生前有作有修，全爲有身；死既無身，在天堂者，與天神一類，在地獄者，與魔鬼一類，無作無修，憑何福孽爲升墮之實乎？佛氏談淨土者，不言地獄，談宗學者，併天堂亦不設，終古今極大一事，可以任意改竄，爲此更端之說耶？佛之與祖，同一法門，前後持論，迥然不同，而奉佛者，且

兩是之，何哉？至六道輪迴，其說亦不始於佛，西洋上古一士，曰閉他臥刺者，憫世沉迷，倡爲此說，以誘導愚俗，謂之權法，而大西洋古賢，久已直斥其妄矣。厥後流傳鄰裔，延及天竺等邦，承訛習舛，淺俚不經，不謂中華文獻之地，祖述其說，傳會轉工，遂成家傳戶誦，久假不歸也。至若人與物不輪迴，人不轉世輪迴，另有專論在；或問及西釋明辨書中，閱之自醒。六道輪迴，決無是理，然後知釋氏之說，與西學不同，而西學之言天堂地獄，可得而舉焉。天主造成天地，卽分爲三等：至清至善者，在天之上，至濁至惡者，在地之下，清濁分，善惡半者，在天地之中；此等分別，是自然恰好。上下二處，是有定之所，惟中間一處，可上可下，爲無定之處，何也？人有靈性，則向於天，人有肉身，則向於地，又人得自專，爲聖爲賢由人，造惡造罪由人，天主特設此境，以待

人之自修，故謂之未定；要其終，還歸天堂本所，而天主不加強焉；強之，則不得自專，雖善無功，如蜂蟻之忠，蛛蠶之巧，水火之冷熱，不得不然，此之爲功，非人之功，皆天主之功，升天不可望焉。

問：天堂之樂何如？曰：昔有天神，自天而來，人問其樂，但告之曰：無言，美好無所不有，世間無一物比之也；所可言者，人升天堂時，天主增益其能，如身自有光，增倍於日；體輕，可飛行上下；能速，瞬息屆所欲至；無阻，穿堅透實，物莫能傷；心明，得見天主，滿足快樂，遍通萬里，盡與古賢聖相值，而境界則別是一種，無一物是世間所有者。欲知地獄，卽此反視之。西國有一古賢，德行純備，未知究竟，默祈天主，預示將來；天主使天神告之，爾微罪未消，宜歸煉修地獄兩時辰，若在人世，須腹痛終身，惟爾自擇。此賢念終身腹痛難忍，兩

時易過，愿就煉獄；天主命攝其魂，備極苦毒，皆人世未有，若數十年之遠者，遂心怨天神相欺；天神謂曰：未也，纔半時耳；煉罪之所，苦尙如此，永獄可知。

答物性不同人性不同天主性條

問：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儒先至言也，今欲闢輪迴之非，而曰人物不同性，人與天主，性尤迴絕，果儒先之言盡非乎？曰：儒先之言，自有所爲，爲隘視吾身者，守其一膜，與天地萬物，絕不相關；泛視天地萬物者，任其慘舒榮悴，與吾身絕不相涉；是以自私自利，相戕相賊，寧知原來同一爐冶？故明儒特醒之曰：物我一體，分雖殊而理則一，派雖別而源則同，如見入井之孺子而怵惕，見堂下穀鰥而不忍，皆實境實情，惟仁者見其然焉，然云以之爲體，則彼亦一體，此亦一體，不可強而同，明矣。今夫明鏡在懸，萬象攝入其中，似

乎實有，然而攝者，虛象也，光去則不留，體移則盡換，鏡與影原非同體，豈不昭然？

若論性體不同，諸篇自有明解，姑摘言之。如草木依類而生，依期而長，止有生魂而不知趨避，是無覺魂也。禽獸既有草木之生長，而又能趨避，是有覺魂，然不能論義理，是無靈魂也。人魂兼有三能，能辨理之是非，別人事之可否，禽獸有是乎？今言草木不同於禽獸，人皆信之，獨謂禽獸不同於人性，無有信者，則輪迴之說，溺其見，而又一體之論，成其訛也。

或曰：物亦有靈，人亦有蠢，安得執一論之？曰：善持論者，當觀其大全，物之靈，人之蠢，不過千百中之一二，豈可因其一二，遂廢千百？況所謂物之靈，不過雞司晨，犬司夜，牛司耕，蜂蟻之義，蛛蠶之巧之類，有似乎靈，而不知此非

靈也，特覺魂之偏至者，或資用於世，或示表於人，卽諸物不自知之，惟其爲天所生之性，諸物不得不然，不得言功，亦不可言靈。靈者，見其當然，又推測其所以然，惟人有之。設禽獸諸物，能見義理，亦能自專，必有然有不然者，而物態萬殊矣；胡爲此方之物類，無殊萬方，今時之物類，不殊古昔乎？聖教言物之無異，由不自專，雖有善，非物之善，主之爲也。人之萬變，由得自專，則有善，非主獨爲，亦人之功也。不然，諸物既有靈，復有善，且殺身以報於世，大忠大義，人類不如，果可爲通論乎？知物之與人，卽知人之與天主矣。天主之性，不可名言，卽後章一體三位，與性薄錄之十二信，一時不能遽悟，久久或可推求，遂謂人性能窮天主之性，則亦未敢矣。嘗謂人有三世，母腹一世，出胎一世，歸天堂一世；在胎不盈一掬，自謂至適，不知人世之寬也；出胎，見天覆

地載，方駭廣大無比，又不知天堂之無窮無際也；天堂之與人世，人世之與母胎，廣狹不同量矣！此人性主性之別也。學者不明此理，徒見一體之說，膾炙已久，襲舛承訛，遂至汎濫無極，卑者認物猶我，與眾生輪迴，既無了脫之期；高者認主迂遠，謂福盡復降，寧有敬事之念；悞認一體，流弊至是，不可不深辨也。

答既說人性以上所言報應反涉粗迹條

程子言人性以上，不容說；後儒因是，止言率性以下修道之事，而天命一語，從無剖抉精微，揭而示之；不知程子之言，特形容天命之妙，不可輕擬，說而不當，不若不言之爲愈，非謂可說不必說，乃不容說也。易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使可無說，則窮理盡性足矣，何以必至於命哉？今只說天命之謂性

一句繹之，言人有性，從天降之，猶官有職，從朝廷與之，朝廷不分自己與人，所與者誥勅文憑，上主不分體質與人，所命者虛靈性體，其理極明；惟後儒不得其解，又強欲爲解，乃謂命卽是性，天卽是人，總是這於穆不已，在天爲命，在人爲性，特一物而兩名；若造化分體與人，人各得造化一體，謂之物各一太極，又謂之造化在手，止問在我之天，不必有在天之天，猶之居官者，執誥勅文憑，卽信是朝廷，不復有端冕凝旒，明目達聰之朝廷，君臨主宰其上，也可乎哉？無操握大寶者君主於上，誥勅文憑不過片紙，人雖至愚，必不以片紙爲朝廷明矣。

或問天命云何？曰：西儒言人爲萬物之靈，所具靈性，極其尊貴，故人與物，迥然不同；蓋覺魂從耳目口鼻四肢而生，血肉之精華，不但人有之，禽獸皆

有之；既從血肉而生，凡具有生覺，卽能嗣續不絕，不必再領主命；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全在於靈性，不關血肉，不涉耳目口鼻四肢，從天付畀，其付之之由，不從內發，不從外入，實天主造以予之，若誥勅文憑然，非深思，非明傳，未易信而悟也。此程子所謂不容說之意，蓋防世之不知，而妄爲之說者；若可說不說，使世人認物與人無異，人與天無異，源頭不清，流弊益遠，非程子立言意矣。

靈性惟由天主所賦，所以必無散滅；無散滅，所以必有報施；報施者，有天堂有地獄也；粗言之，似乎涉迹，精言之，極爲玄微。蓋天主全能大智，至善萬福，既超人性以上，必思通己之所有，以與人共；於是乎受其所分者，有善報，而天堂之賞，亦人性未有之賞也；棄其所分者，有惡報，而地獄之罰，亦人性

未有之罰也。既報其生前，又報其死後，既報其靈性，并報其肉身，極言天主報人，至公至嚴，無所不盡，正是超性者之作用，非人思議，豈云粗迹哉？

至耶穌在世，所言所行，每以微論而寓至理，以瑣事而表鴻訓，非冥思實體，不能領會。俗眼俗情，視爲粗淺，正其高深不可測識處，亦超性以上者之呈露也。西士每舉聖蹟，必自始至終，詳細備述，嘗恐一字增損，有失本真，奉教惟謹，述而不作之意，嘿嘿可想！況以西國言語，始發中華文義，語不應口，筆不湊句，安能遽玄遽妙？聽者不深維其意，反謂涉迹，如在璞之玉，韞蚌之珠，凡目眤之，藐爲非珍，初何損於至寶哉？

答九萬里程途涉海二年始到條

問：西士自言從歐羅巴國，歷程九萬里，幾盡乎地矣，從來無此遠遊，豈物

之來也，遠則見珍，人之來，亦遠乃見貴乎？竊疑附近屬夷，假托名目，以自彰其辛苦墊隘，亦未可知。曰：內附諸夷，卽限隔山海，出千萬里外，旣列職方，皆有言語文字，物產風俗，會同館譯字子弟，皆能辨之，不識此種人物圖書制作，與其書籍中所傳義理學問，今所刻四夷譯語內，亦曾稍見一斑否乎？凡事皆可倣效，而義理之學問，非聖賢不能傳，皆可贗爲，而書刻之精備，非千百年不能就；試舉而求諸職方，有一端一節之相肖者乎？旣出職方諸夷之外，則其來必係絕遠，有張騫槎所未經，蘇武節所未到，佛澄羅什罽賓諸人所未履者。且人品之重，亦不在遠，其言也，果爲世法，行也，果爲世則，卽幅輿近地，亦足自見，何必遐方？若徒假托空名，釋家之萬億國土，道家之弱水蓬萊，豈不尤誕會足爲二氏增益乎？聖教十誡中，有妄證一條，主道人事，俱極

重此，設一言有僞，卽自犯其誠；一誠有虧，卽全喪其善。學道之士，何苦而爲此無益之心也？凡人大有所取於世者，不難少有所喪於己；今西士不婚不宦，於世一無所需，如遊空之鳥，縱壑之魚，何所不得，而必爲此枉尺直尋之事乎？況閱其籍，按其圖，皆有度有里，上與極星相應，吾目可知，不必口舌之贅也者。若然，則其人涉海三年，歷程九萬，盡是實語；而其來也，自出家門，拚葬魚腹，一苦也；永絕家鄉之望，二苦也；食用伴侶，非人情所堪，三苦也；語言文字，盡去其熟習，而學所未諳，四苦也；風教未通之地，言而莫信，行而莫與，至或疑之，謗之，賤之，侮之，甚則殺害之，五苦也；備茲多苦，毫無利益，惟欲爲天主闡明其教，令人歸向天主，雖此中人情，不信其說，而耶穌在世，親傳此命，諸士奉行，一心不貳，視死如歸，咸不退悔焉。其國之士，亦有傳教本土者，

有在近隣國者，有在人已信從之地者，人謂非難，功德不大，惟最遠最險，從來教未通，人未信之邦，世情極苦，而會士偏極甘心，國俗士風，習有由然，西方之人哉！然亦須自審力量，教主亦審其力量，堪充此任，隆禮而遣之，凡到此稱鐸德者，皆國中之上選也。

答從來衣食資給本邦不受中國供養條

夫行百里者，宿舂糧，矧身入異域，資生無計，非智也。西士既從九萬里來，道里之費，日用之需，必且不資；在此歲月既久，居食何從，人饋之錢弗受，且或分貲以周貧乏，非天雨，非鬼輸，世疑其爐火點化之術，所自來矣，而實不然也。使其能成黃白，則擅造化之權，侔人主之柄，世俗向慕，如奉父師，亦可藉之接引，何必深諱，而堅避其名？叢世之揣憶，可不辨自明矣。然則何從得

之諸士在本國，俱以賢智食祿於朝，茲奉主命，涉遠涉險，國主愈重其德，預爲之計食用，歲歲人人，給以常祿，多方曲致，於賈舶擇其最穩者，於商客擇其最有德行者，托以寄帶。夫百金之寄，稍踰鄉井，有至有不至焉，諸人厚糒，來自絕徼，不異比鄰，卽此一種，任人者與任於人者，亦人情所絕難也。凡人須自食其力，不望人施，始能伸其志氣，爲世所重；若不農不賈，身必常貧，衣食旣窘，不得不仰面求人，求之不遂，未免輾轉多營，或裝飾行徑，或恢張言語，眼前流弊，誠可概見；然後知西國立法，所爲諸士謀者誠周，而爲傳教慮者誠遠！今觀諸士於世，皆絕扳援，泯炫飾，固是學習使然，亦由人能自給，故不羨長物也。教中立法，自極良耳；吾人於此更宜着一心思：彼異域人也，於我何親？乃窮極險遠，自裹糗糧，所圖何事？祇要與人爲善，同歸天堂，不須論

到入吾地者，受難受屈，咸不退悔，只想出門發軔之初，如此志願，如此力量，何從得來？非天上人，不足當此也。世人從前不知，蔑視之，詬辱之；今業已有聞，而猶不回其心，至德甘讓於彼，薄德甘處於身，平日爭夷爭夏爭體面之心，果安在耶？

答禮惟天子祭天今日日行彌撒禮非僭卽瀆條

禮有名同實異者，不可概而論也。天子爲萬民主，卽爲萬民報答生成於陽生之始日，特舉殷祭，其品用犢，其樂九奏，其瘞埋用蒼璧，升達用庭燎燔柴，配位則創業帝王，此爲大祀之首，典禮最重，諸侯王不得僭之，重名分也。若西教之彌撒禮，非此之謂，言人享受天主大恩，殆無虛日，何可一日忘報？凡人有心，各欲自盡，故每日晨起，或望空拈一香，叩一頭，此不教而能，是出

何故，表自心之不能已耳；可見禮之根心，原非強世也。耶穌在世，亦日日虔奉天主父，親定此禮，爲萬民表率，故西儒亦謹守其傳，日日奉祭耶穌，一是感天主之恩，一是遵耶穌之命。且其中妙義，悚人心之敬信，邀維皇之默佑，功德甚鉅，語難盡述；有彌撒解一編，述古教新經，沿改事蹟，俱有深意，在教人士，亦能通解，蓋解此禮當行，自無一日可少，非僭亦非瀆也。今人止視天主至尊至高，與己邈不相親，不知在人世，則論各分，天主視人，無非其子，無貴賤，無賢愚，皆一大主所出，故謂之大父母，尊而且親，無人可得遠之；子事父母，惟力自視，善事父母者，謂之能竭其力，豈有父母在上，可一日不盡其分，以僭與瀆罪之耶？正爲世學不明此理，佯名尊主，其實遠之，甘以極尊至敬之心，奉所不必奉，則惑也。不知耶穌所定之禮，酌古準今，繁約至當，革去

犧牲止用彌撒所獻者名阿斯帝亞及葡萄酒，盛其服飾，而器具音樂，便則備之，禮隆而不至於繁，意虔而不藉於費，此禮日日可行，會士人人可習，此外非貞潔之人，不可執鬯，并不可近器物，其肅敬也如此，固非如他所云，祭不欲數，數則瀆者，可比倫也。

或曰：人有常業，日日爲此，恐亦妨功。曰：此第就會士言耳，彼專以奉天主爲學，入門以來，惟此一事，卽其每晨之功課，而所行之節奏威儀，耶穌當日親定，自然恰妥，雖聖人無以易之；苟非會士自盡職業，來與彌撒禮，各從其便，曷云妨功？常見瞻禮日，堂中濟濟多人，跪拜終事，寂不聞聲，所謂無言靡爭，惟此近之！此見天主立法，至善至嚴，與世間教法，由人所立，自不同也。

答謂窘難益德遠於人情條

問：喜順惡逆，人情之常，卽古來聖賢，不遠人情，患難之來，不得已受之，非有擇也；今西士言之津津，似擇而取之，毋乃矯枉之過乎？答曰：不得此解者，難與進道，溺於世味者，難進此解，幸承明問，請就而晰之。

夫人世有何順逆，只緣有身，是以口欲味，目欲色，耳欲聲，鼻欲臭，四肢欲安佚，得之卽謂順，不得卽謂逆，順卽謂之福樂，逆卽謂之窘難；豈知此皆形軀分事，靈神不與焉。靈神所司，仁義禮智之道，大都與形軀相反；形軀之所便，必義理所不安者也；義理之所宜，必形軀所不樂者也；故聖人每外形骸，俾不得自專，制血氣，俾不得過逞。且將降大任，必先勞筋骨，餓體膚，行拂亂其所爲，以堅其德性，而增其不能；則窮難之中，有大利益，在天與聖賢之所共珍者也。要之患難之來，聖賢亦不視爲窘迫，應之無策，當之不堪，方可謂

之窘迫。聖賢視逆境是實境，處逆境之功是真功。孔之蔬水，顏之簞瓢，皆謂之樂；履順者止一富貴，而貧賤夷狄患難，乃有多途；爲仁者不去貧賤，而造次顛沛，不違終食。世間有順，亦有逆，逆未必非美事，粗浮者不得其解，往往棄而不取，寧思金非錘煅不精，玉非鑪盪不粹，鏡非磨擦不明，藥非煢眩不瘳疾，農非晨耕暑耨不收穫，商非宿水餐風不捆載，士非屈首寒窗不成名，將非拚身疆場不封拜，矧生死何事，欲升天堂何究竟，可以未經磨煉，僥倖萬一哉？

夫不覈躬行，止騰口說，何人不聲律乎？不涉世緣，止耽空寂，何人不靜定乎？一生履順，不藉營求，何人不止足乎？一遇事變，而猝不及圖，本色悉露，有明知不可，而物重我輕，不能堅持，於是盡失故我；止足者，亂營矣；靜定者，勞

擾矣；聲律者，背馳不顧矣；人不由事煉，事不由窘難煉，皆屬僞德，縱議論高青天，事功揭白日，不過人世間作一名流，青史中標一顯迹，謂於聖德有成，天國有分，未敢許也。鑠石似金，烈火試之，卽成灰燼，砮砮類玉，良工砥之，不異凡石；患難者，試金之烈火，砥玉之良工也。故經曰：窘難者，天國所無，其價甚貴；又曰：市天國者，艱難而已。言之似拂人情，而欲求超性之榮樂，非勵超性之工夫，不可幾也。故此種學問，與世俗言，非嚼蠟，必充耳，而真心爲生死者，得之如獲異珍，守而弗失，初以信而得佑，旣以佑而益信，謂之益德，實自試其必然，非關師說也。

答疑西教者籍籍果盡無稽可置勿問條

問：君子不因譽勸，不爲毀沮，然察言觀色，亦不可廢；西士來此久矣，或疑

其迹，或疑其心，或慮其有他患，豈人言盡不足畏歟？曰：據其所見，凡與彼交，暫接無不敬慕，久處無不加重，其相疑相詆者，皆從未識面，聞風附和之人，未可執爲定論也。其致疑之故，亦有數端：生自絕徼，從古未通，何由信其來歷，一也。人道易明，主道難曉，此又創明其說，人益難信，二也。世情貴同賤異，彼其學問，不苟同俗，三也。粗通華言，妙義在心，不能得之於筆舌，四也。人就之則見，不則閉戶潛修，人罕得面，五也。人疑西教遠來，未必正大，甫入中國，頓與佛老抗衡，六也。世重祈求，彼則不問世福世禍，惟重死後靈魂，人皆視爲迂遠，七也。生死大事，非實講究，不能發明，而聞者止信一二訛傳，八也。世人所尊惟佛法，彼極言浮屠之謬，九也。無二氏之誇張引誘，惟平惟實，貧富不輕重，十也。教人習勤苦，尤重守貞潔，富貴之人，起居多礙，十一也。炫耀則

明彰，彼之教，善恐人知，避名如避疾，十二也。心與行，皆過人分量，人反謂不情，十三也。人謂富貴，皆從前世修來，來生仍登善果；彼言賦性由主，善惡由人，死後永受賞罰之報，殊拂俗情，十四也。縑流慮其道行，有妨彼教，極力詆毀，十五也。彼自以檢身窮理，致人信服，而輕薄者反多疑忌，十六也。人畏罪譴，則藉僧道懺悔，彼謂罪由己造，僧道虛妄，何能懺悔消除？苟非痛自刻責，修行補過，難革往愆，功夫細密，人鮮克從，十七也。世視天渺茫，彼談天親切，朝夕諄諄，止此一事，而俗耳厭聞之，十八也。學貴信心，受世誣謗，不亟辯明，十九也。不畏高明，不藐悍獨，不報冤仇，一以愛人爲主，皆人情所難，二十也。多端疑心疑迹之事，或所不免，若誠接其人，聞其學，秉彝之良，自不容泯，謂有一人之疑乎？曰：無有哉！

或曰：海外異國，倘與相連，他日徒侶漸盛，或生異心，若斯之言，有是理乎？
曰：書稱狎侮君子，罔以盡其心，今子之間，謂之狎侮，非耶？獨不思人欲謀事，孰不圖成。自利氏入貢，已五十餘年，壯者老，老者死，尙欲需待何爲乎？乙卯以前，朝貴咸尊利氏學，以序贊相贈，如同文紀所載，推評揚詡，且擬於聖，何曾有疑？疑之自南疏始。然賴南中之疏，而諸士之不緇不磷，若益顯焉。至於受疑受侮，人以爲絕異，彼以爲尋常，從古來高世奇行，受禍得謗者不少，聖教會中，尤以此爲勵性立功之極則，如耶穌之全能，而不欲免，諸聖之效法耶穌，而亦不免，諸士皆神聖爲徒，何獨求免乎哉？非不得已而受之也，意有所擇，乃欣然樂而受之，然則窘難何損於諸會士歟？彼入中華極遠之邦，倡明未聞未見之說，戈矛刀斧，逆料必然，甘心順受，等待有年，又何論狎侮詆

毀之淺事歟？所恃聖經垂訓，一面受窘難，一面歸天國；人以受侮爲辱，而其享無窮真福在此語，得便宜，無如此人；以能加侮爲榮，而其失無窮真福在此語，失便宜，無如此人；兩者宜何居？雖然，西士受誣不辨，予叨叨爲之辯，心雖無他，迹亦有類狎侮矣。

答西國義理書籍有萬部之多若非重複恐多偽造條

書籍者，天地之英華，人心之精蘊，非聖不作，非賢不述，歐羅巴雖海外大邦，何如我中華文獻，而乃云載籍至多，又皆義理之書，人或未信乎？曰：西國學者，以義理爲養性之糧，窮理爲升遐之要，本國所習，無論賢愚貴賤，皆宗其說，故義理日開，書教日廣。其最重者爲聖學，皆究心超性之文，內有錄略一書，其發問條目，三千六百餘條，每條有問答定解，人心疑室，搜剔殆盡，卽

此一種，可想其卷帙之多；其次，爲人學，皆格物窮理之事，其書之多，與聖學彷彿；其次，則憲典；其次，則曆法；其次，則醫理；其次，則兵事；大都非說理，則紀事，取其有益民生，可資日用。其詩賦詞章，雖亦兼集，上不以此取士，下不以此自見也。

或曰：今之汗牛充棟，大抵詩賦詞章，又云，非國所重，則種類益不能多矣；或者非傳會，卽重複，并贗刻龐雜其中乎？曰：西國之法，極重書教，以此係生民之耳目，關士子之心志，一訛，則無所不訛，故先聖特預防之；掌教事者，皆當代聖賢，聰明睿知，高出人群，而傳世之書，必親閱鑒定，然後發鐫；鐫法精工，非大力不能，民間無此力量；且國法甚嚴，私鐫者罪至死，故贗書從未有焉。

曰：聞此益不能信矣，中國多文辭，廣私鑄，又不禁僞書，故載籍日新；今云西國在官精刻，盡參義理，乃有萬部之多，或者海外無徵，如上林子虛，徒誇本國之盛麗乎？曰：誇多闕靡，何殊童豎之見？吾指其實實可據者：自西泰利先生，用賓上國，蒙朝廷生養死葬，其國主感恩圖報，特遣陪臣金尼閣，遠來修貢，除方外物，有裝潢圖書七千餘部，重複者不入，纖細者不入，書笈見頓香山澳，俾一朝得獻明廷，當宇必發儀部，及詞林，與西來諸儒，翻譯讐訂，書義昭然，茲辨亦屬剩語矣。夫物產之盛，由乎地利，制作之工，由乎人力，凡地廣財富之鄉，皆可與幾，惟談道之書，非精確則不傳，非文妙則不遠，既傳且遠，又極宇內備所未備，此豈人功所能？良由主錫人靈，尤於此方，特加寵佑，茲事亦可想見；不然，計其成就，非萬萬金錢不可，孰肯罄天窮地，作此無益

之事耶？

答天主有三位一體降生係第二位費略條

問：西士每言天主三位一體，願聞其說。曰：此事過人心量，未易窺測，惟西國學者，專務窮理，謂道之大原理之極則，皆出於主，千聖相傳，惟重此事，則其究心有獨至者。先知聖人，預揭其理，後賢發明，理益昭徹。其言天主，非屬虛無，實有體在，欲窮其體，微妙不可勝言。蓋一位不足以盡之，實有三位，如云有三力，有三德，總是一體一性也。然問如何爲位，如何爲三，爲一，雖有巧舌，亦難直指其真；卽取喻設譬，不過世間所有，終於天載無當，但不從借證，益無由明，則僅取近似之者，聽人自悟焉。一位曰罷德肋，二位曰費畧，三位曰斯彼利多，三多，此西國本音；罷德肋，蓋言父也；費畧，蓋言子也；斯彼利多

三多，蓋言無形聖神也。以經論之，各有專屬：全能屬罷德肋，全知屬費畧，全善屬斯彼利多三多。然以父子爲言者，言父卽知有子，言子卽知有父；言父子，卽知交相愛。蓋天主原體至靈，自照無窮之妙，而內生一無窮妙之像，與己全同，獨有生與受生之分，生者爲父，受生者爲子；又父子相慕，共發一愛爲聖神也；故位分而爲三，體合而爲一；三位，無大小先後之別，共一性也，一主也，一體也。譬諸人之靈性，具有三德：一曰記含，二曰明悟，三曰愛欲，實則一人之性也。又譬諸日焉，有輪，有光，有熱，總一日也。譬諸水焉，能濕，能寒，能下，總一水也。此三位一體之說也。人誠明知三位是真實理，則知巍巍天主，非無思無爲者，殆自開闢以至末造，無所不照察，無所不運量者乎。夫旣常照，而又常運，故千古人性，一時俱在現前：卽知上古時醇，宜性教；中古漸開，

宜書教；後代人性汨沒，雖聖賢書教，亦難轉移，非以身爲教，不易行其救拔矣。故降生之事，從開闢時，卽默啟乎神人，傳述於聖史，後來一一符應，非待至其時，始有其事也。

問：降生爲第二位費畧，果主何意？又耶穌在世，日日敬奉天主，若天主是一，豈敬奉自己耶？答曰：一體者，本不得分，三位，則各有所重：罷德肋稱全能者，爲造物主；費畧稱全知者，爲救世主；故罷德肋造成天地人物，而費畧乃降世立表，贖萬世人罪。信經云：我信其一費畧耶穌基利斯督我等主；我信其因斯彼利多三多降孕，生於瑪利亞之童身是也。要之，罷德肋未嘗不在人世，降生之天主，未嘗稍離罷德肋，如樹木一本三枝，其枝葉花果，雖各自敷榮生意，總由一幹，無可疑者。其耶穌之奉罷德肋，一則是以身立表，俾我

人皆得則之效之，而昭事造物真主也；一則耶穌之身，是聖母所生之身，則爲人類，以卑奉尊，不容不事；今教中所遵彌撒禮，卽是耶穌在世奉罷德肋之旨，義理最深，利益最大，學者誠不可不講也。人只有三位一體難明，非可辯說而得，非可擬議而通，要在信心，要在潛悟，又須耐久，默求天主，加其力量，有時忽然而通，一得俱得，如上所問諸疑，一朝氷釋矣！

答降孕爲人生於瑪利亞之童身條

天主降生，似屬駭聞，昔大西如德亞國，實有其事，歷來經史參證，聖賢講辨，確信無疑，千數百年來，化行遠近，萬國信從。第就今人所信，如太上有母，逍遙李下，吞李受孕，剖左脇而生老聃，淨梵王摩耶夫人，白象入腹，剖右脇而生釋迦，其說不經，人反不疑，何獨於天主降生之事，極真而不可不信者，

乃致疑乎？

或曰：天主旣欲救世，卽從天而降，何所不可，奚必孕自母腹？曰：自天而降，則不取人身，不同人類，反增疑駭；且其降生，實有大故：欲爲萬民贖除原罪，非自身受難，原罪不除；不取人身，全是天主性，不能受難，何由贖罪？故箇在聖德童女，降入胎中，出世爲人，受盡苦難，以償千萬世人罪債；其降生事蹟，與釋道家之剖脇而生，其義大不同也。但聖母旣有孕育，猶爲童身，人苦難解，常取玻璃瓶爲喻：太陽正照，光射瓶中，玻璃不損；太陽旣去，光出瓶外，玻璃不傷；聖體清虛，自無窒碍，何以異此？

或曰：天主降生，何不卽現玉霄金闕之象，徑投帝王貴胄之家，威力旣大，弘教尤全，胡爲擇取貧家女降孕？雖云聖德，豈不重褻至尊？曰：此正卑陬末

俗之見，不足窺穆穆深意也。若天主顯露本相，世共尊仰，既無由受難，本願不成；且在世行事，實欲爲人立表，顯示威神，人力卑微，何能倣效？豈降生救世，引人升天意乎？

或曰：繪像者，以一女相，抱一嬰孩，似少莊嚴，何以起人肅敬？曰：西國聖像，各種不同：有手撫天地，顯化成之能者；有以身受難，成贖罪之功者；有一體三位，示無窮妙義者；惟是聖母懷抱，則取降生時最初聖迹，有深意焉。其一，彰聖母之德：凡人德行，第一是守貞，更不如童身之貞；聖母已發此願，女德無比，耶穌選擇爲母，益加寵佑；自此奉聖教者，男效耶穌，女效瑪利亞，西國童貞修德者極多，則身先之效也。其二，顯聖母之愛：凡用情真切，無如母之愛子，況以童貞瑪利亞爲之母，天主耶穌爲之子，其呼吸顧復，必非人情可

想言語可明者；故西國常繪懷抱聖像，而特取初生時，刻不相離之意，欲人愛敬天主，亦發刻不相離之念，方爲無缺。其三，表聖母之功：天人懸絕，人有所祈求，何能遽達？聖母爲人之身，人之性，猶屬同類，可藉之以轉達；譬如臣民章奏，必藉大臣納言，始得上聞；耶穌愛敬聖母，故聖母之求耶穌，無不允，循理之求，聖母無不轉達，特繪此像，導人祈求之法。耶穌初生，卽已全體全能，非是大小異量，豈曰嬰孩，遂少莊嚴相耶？

答被釘而死因以十字架爲教條

或問：上言天主降生，理已可信，至被釘十字架，天主爲無能矣；無能，宜亟諱之；諄諄舉以爲教，宜大顯威神，無可加害；卽加害者，必極惡之人，何不反中其身，而自甘受刑，於理無當。嗟嗟，此正猶人之見，不足以知天主也！若欲

反中於人，何如弗受，於事更易。豈知耶穌降世，原爲救贖人罪，發此大願，行此異事，受刑受難，原其自擇，非迫於不得已也。將舉萬方萬世之罪，歸併一身，而以身之受苦受難，消盡萬方萬世之罪愆，此事豈同小可？奈人之罪惡，無所不有，應加無所不至之刑罰，則代之受者，亦宜舉世間無所不有之痛苦，總萃一身，乃可償補無歉；故當時十字架上之傷之痛，筆不能盡，口不忍言，天主纔收義怒也。

或曰：天主至仁至慈，何不竟赦人罪，而以身代之，何爲？曰：有罪不赦，是謂不仁；不仁，非主心也。有罪徑赦，又爲不義；不義，非主法也。寧過於仁，無過於義；世法或有姑容，主網決不偏漏，理酌至當，無如身代，使人知有罪，天主不輕赦之，直自代受之，如何敢犯仁之至，義之盡也！

或曰：萬方有罪，罪在朕躬，古只有此語，豈真一身可以徧償？曰：此正天主權衡，一毫不爽者。凡人重罪，莫過於違天主命，將此罪秤量，無可比度，必有與主命相當者，方足銷除，則無如耶穌自身也；必有大善大福，與世罪相當者，方可准抵，無如被釘十字架功勞也。請詳言之。有人於此，得罪國王，必勢力等國王者，可以解之；進而得罪天主，必力量等天主，可以解之。耶穌一身，人而天主者也；天地萬物，皆天主所造成，則以耶穌與世罪較，世罪又其小者；大可包小，豈其不能解乎？

或問十字架稱大善大福，吾則未解。曰：此非口舌所能誦揚，略舉數端以明之。尊肯降卑爲至善；語尊，誰如天主者？有德不居爲至善；語德，誰如天主者？以德爲罪，忍辱不較爲至善；忍辱，誰如天主者？以死爲人爲至善；耶穌之

死，通是爲人，毫不爲己，愛人誰如天主者？能贖人罪爲至善；耶穌一死，萬民罪債全除，救世誰如天主者？在世立表爲至善；耶穌三十三年，示脫罪之路，開上天之門，立功誰如天主者？善卽福也，知大善，卽知大福矣。今人止知十字架爲受刑之具，受刑爲不得已之事，故以爲下劣，爲詬病；又不認釘十字架者，真實是天主，故只草草看過；若明明認是天主，親身受難，出自本愿，則上所言福善數條，誠千古未有之慈悲，無方之普救！西國古經，論被釘之功，過於造成天地；蓋造天地，只是用意，今親身降臨更難也；及生萬物以養人肉身，今脫人心罪，救人靈魂更精也；萬物不自專，而咸順主命，生生不已，化成無難，惟人則必自專，而能逆主命，轉移極苦，更難也；耶穌不降生，人類生者必死，指不能升天既降生，人性死者復活，指能升天更超越也。大樞紐，大窾會，總統

在十字架中，義理無窮，故特尊之以爲教也。

或曰：凡教務欲流通，其益始廣；十字之外，若有神通妙用，如佛經所載，豈不更易動人？曰：會士守其師傳，本教所重者，不以世之所棄而略言，本教所無者，不以時之所趨而益增；寧莫我知，曷敢遷就？況如神通之說，不知有無，卽誠有之，令人豔慕馳騖，不過增長嬌慢，厚集恢張，於實修奚補焉？心求日上者，德日下者也；心求日下者，德日上者也；此會士之所守也。然天主降生，實多異蹟，大抵在世立表，故事多卑近，令人可師；復活而後，全是顯其聖蹟，種種神功，又須別論也。

答耶穌或疑至人神人未必是天主條

高視天主，疑其必不降生；卑視耶穌，疑其必非天主；遷就兩者之間，非主

非人，則以爲至人神人，皆凡夫之臆說，非窮理之妙解也。蓋天主與人，其性體不同，其分量大異，猶如滄海之與一漚，千古之與一瞬，曾不得比而同之。從古至人稱神者，豈不迴絕人類？然止做得人世間事業，盡得爲人的分量，而人事之外，不能令地生一草，天降一粟。卽從古開天聖人，不過舉已生已有之物，轉從節宣：如金木具，而聖人取以作室；水火具，而聖人取以烹飪；百穀百果具，而聖人取以供食用；謂之代終，謂之輔佐則可；若化無爲有，變死爲生，卽萃千古神聖於一堂，不能增益一事於人世間也。曾是人可擬於上主，主可混於人乎？

至若不降生別處，獨降生西國，亦自有說。西國古時有美瑟等聖人，受天主默啟，預知降生之事，具載玻羅緋大之書，後來無事不驗，一擇大聖女瑪

利亞爲之母，童身而生。二。將孕時，天神嘉俾厄爾前來朝報。三。既生後，有異星出現，照耀非凡。四。三王在數千里外，望星來朝。五。歛其全能，處於極卑極困之處。六。自發大願，代世贖罪。七。擇取釘死十字架之刑。八。死後三日復活，自墓中出，在世四十日，與徒論道傳教，傳畢，白日上昇，有目可見，有耳可聞。九。宗徒皆凡夫常人，初無學識，後皆靈異，歷走萬國，作開物成務之聖人。十。所立教法，皆耶穌當日躬行，傳之後世，千萬聖人不可易。十一。生平行事，全顯天主真性，曾命瞽者視，聾者聽，瘡者言，痿者起，死者復生。十二。此何等事，而可云至人神人乎？子欲將至人神人一語，抹殺降生大事耶？至昇天之後，有不之見者，尙不之信，欲毀其教，而宗徒篤信彌堅，寧捨身命，以證主教之真，愈殺戮，愈感奮，爭死者至千萬人，然後舉世大悟，一信不疑。已上所言，不

過聖跡中，萬分之一；卽讚揚耶穌，舉及神奇，亦聖性中自不容掩，非以此當全能也。若全能而可言盡，非天主矣。卽論耶穌在世，平平常常，不異庸人，此正以身率人，極高極妙處。夫火能不熱，水能不寒，金石能懸空不墜，此不見其能，正爾絕奇希有。世或不識，以卑淺疑之，此真凡夫之見，不足測天主，併不能窺聖人矣！夫凡夫之見，疑駭降生，必視天主迴然高遠，民生善惡，漠不相關，所云出王游衍，陟降臨汝，通是虛談，卽此不信降生，名曰尊主，而實褻主矣！又使拘儒執泥常理，淺律耶穌，則聖人必得其壽，何止三十三齡？聖人無死地，何至被釘十字架？聖人過化存神，成聚成都，何至遭盡謗毀？聖人不語怪神，何至復生後，疊顯神奇？卽稱耶穌爲聖人，恐亦非子心之所安矣。故能信，則當真認天主，不必更云聖人；不信，何不盡掃實見，全歸滅無？聖人之

名，并可立，二者將何從耶？

答耶穌爲公教諸聖相通功條

人知中國之內，有釋道異端，不知九洲四海，如此等教甚多，名目各別，或一時所尊，或一方所貴，或依附名理，或徇人私意，故有此之所立，不能通彼，前之所崇，不能行後，皆不得爲公教。惟上主一而已，萬國共戴一天，共仰一主，予之形軀爲人，從予之萬物，以養其形軀，賦之靈性，爲形軀主，兼賦之義理，以美其靈性，萬國無異同焉。有生之倫，皆知爲天主恩，則皆感之而不忍貳，敬之而不敢褻，若出彝性，自不可解，不教而能，此謂大公。異端起，而其教始分，異端盛，而其念始奪；乃一念畏顧上主之忱，隱隱在中，終不可泯，晦中有明，剝中常復，益知公德，人所共尊，惟大主謂之公教，誰曰不宜？乃又云諸

聖相通功，何也？曰：此說中國所未啟，大西學者，人人晰之。有在天之聖人，有在世之聖人，皆體備功德，不欲自私，願分所有，與人同德，不啻磁石之戀鐵，琥珀之引針也。蓋耶穌愛人至極，欲已受難宏勳，常留於世，爰立聖事七件，并彌撒等聖蹟，作聖寵之原，積德之具，人若善領此恩，莫不增其聖寵，倍其功德；而相通功者，卽公之之謂也。不但一方，卽四海九洲，同在教中，修習之功德，於我均有分矣；豈惟一世，卽往古來今，同在教中，已成之功德，於我亦均有分矣。凡此皆耶穌所定，天主之聖意也，雖吾人思議不及，莫能洞其奧理，亦當堅信，不可稍疑。

昔人有問教孰爲真，答以十二種別之。一曰，真主之教爲真。

謂諸教皆人所立，不能無

缺，惟聖教爲真主所立之教，與人不同。

二曰，聖而公爲真。

聖不易言矣，普天之下，咸尊一主，曰公。

三曰，最先之教

爲真。自有人性，即知敬主。四曰，古今不間爲真。五曰，古聖人咸尊之爲真。六曰，萬狀攻

不能破爲真。七曰，經傳義理歸一爲真。非如別學，概多互異。八曰，超異顯迹爲真。超異

表章、性體所九曰，預言未來不爽爲真。人但知降生爲後世事，不知開闢之初，即預示其兆。十曰，奉教

者，爲教捨命爲真。捨命爲證，教之真也。故今西國，無有貳信。十一曰，能釋罪救人爲真。十二曰，能

主張內外賞罰爲真。內爲靈性，外爲肉身。知此爲真，疑亦無從着矣。

或問如何謂聖神之功？曰：人有三種性光：良知良能，謂之本性之光，即不在教，人人有之；既奉聖教，篤信力行，天主又加寵焉，明悟愛欲，益增力量，謂之超性之光，惟善人有之；及至死候，則天神降接，又加四種德力，爲升陟階梯，謂之真福之光，惟至死不犯誡之人有之。此三種光，皆聖神自具，人能信奉，與聖神同德；同德，則機神自合，如萬燈相照，重重攝人，應有相通之理，非

待人力強爲之合也。世人妄恃己能，不祈主佑，自同魔屬，其爲墮落，固無足論，卽養性修爲，而不信若啟若翼，如龍不乘雲，豹不澤霧，鵬不借風，必不能成其變化，不進此解，雖窮年矻矻，勞亦罔功。所以通功之義，西士甚珍，非同臆說；況學者自驗，有一分信力，得一分寵佑，隨試輒見，如答桴鼓，如應影形，非敢自誣誣人，則死候神人相接，自同一理，通功何必疑哉？

答遵其教者罪過得消除條

問：有罪必罰，理無虛赦，故天主寧身受刑，代人贖罪，何其嚴也！今西教所稱撒格辣孟多，謂奉其教者，卽得赦除諸罪，何其易也！設遇狡者，知有此法，儘力爲非，然後求解，解訖又爲，不幾以解悔爲戲侮，而與於不仁之甚乎？曰：是皆不然，前後皆主命，毫忽無差焉。先之代贖，特爲贖始祖所遺之原罪，卽

壞性之根，造罪之種是也。奉教者，賴十字聖架之恩，其罪可免；而既免之後，能保人性之不復汙染乎？再犯而無以拯之，則既醒復迷，已超復墮，救世前功，終必盡廢。耶穌親定教規，又爲將來人類，更立一法，卽撒格辣孟多七端：其中有名拔第斯摩者，是初入教時，付以聖水，洗其從前之罪；又有名白尼登濟亞者，是旣入教後，或再犯誡，聖水不可復領，前功又難盡棄，則容人痛悔，永不再犯，審其意念果真，則爲之誦經以解之，并責其躬行以補之。此耶穌所定之法，萬品受成，如是者，能解乎？不能解乎？迨耶穌升天，又於宗徒中，選第一聖德者，代居己位，卽爲教化皇，位在國皇之上，代代傳賢，有官天下之風，迄今千六百餘年，無更易焉。旣是天主所命，又第一聖德，則依法解罪，非教主贖之，天主贖之也。如是能解乎？不能解乎？教化皇止於一人，豈能傳

教萬國？則又擇聖德副己者，立爲界斯波界斯波，又擇極有學術，極有行誼者，命爲撒責爾鐸德，以行教於萬國。入中華者，如利瑪竇，以及後來諸會士，皆中鐸德之選者也。其人皆教皇之所選擇，其德卽天主之所簡在，依經依教，爲人懺解，非曰吾力能脫，恃天主有命云爾。如是者，能解乎？不能解乎？旣一心求解，誓不重犯，已先改除矣，猶必量其所犯之重輕，或令刻責自己，或限出財濟貧，或虔誦經，嚴齋戒，以勤苦其身心，使人常念解之非易，犯之亦不容輕道也。

或曰：佛教中亦有懺悔經，有拜懺法，與此同否？曰：不同。凡懺罪，要先自求諸己，要祈天主寵佑，要遵告解定規，三者缺一，罪不可懺。今不責人定心，亦不專懺某罪，止沿襲舊儀，徇情陽奉，其內垢隱愆，通未舉以對越，是輸情伏

罪之小耻，尙嫌不爲，望其一斷永斷，盡改前非，斷無是理；故有跪拜終日，懺禮已畢，茫不知所懺爲何事也。是謂增罪，非云解罪。及至所靠福力，則梁武之懺經，所奉導師，則無行之僧徒，其能解，與不能解，必有以辨之；欲與聖教等類而觀，恐亦大謬不然也。

問：人果定心爲懺某罪，罪可消否？曰：此當全以理論。凡人未領聖水，其舊罪必多，旣領聖水，其新罪必少；罪少，故明知某罪，歷歷在心，自不能慊；若洗之而罪猶多，罪多而冥然不知，是不檢點身心，率意犯誡，不但前功盡棄，其罪甚於不在教者；惟人定心省察，歷指某罪，愧悔悉吐，更無不實不盡之處，卽此一念，全與天主相合，天主寧得不赦之？若云知有此法，解而又犯，犯而又解，以解犯爲戲侮，卽此便是極大罪惡；如解罪時，果明言之，必痛悔亟改。

之，安得再犯乎？不信者設爲異論，妄相駁難，果以真信入門，雖甚惡人，無敢作此狡獪者，請姑試之可也。

答命終時解罪獲大利益條

問：西士言無妄證，人服至誠，獨遇人病厄，許爲救解，往往卽得死亡，何云能救？不幾以空言示虛惠乎？曰：會士所謂解，解其心病，非解其身病也；所謂救，救其罪過，非救其死亡也。如受病應死則死，乃天主所命，豈可挽回？設壽必求延，死必求活，是與造化爭衡，外道異端，常誣此說，而從未有驗，西士無是也。蓋天主生人，並付二分：一分爲肉身，風寒暑濕能中之，是爲身病；一分爲靈性，肉身世俗魔鬼，聖教謂此爲三仇，因與靈性爲仇故也。能中之，是爲心病；二者截然不相混亂；不知者悞認爲一，西士則設爲多喻：身如舟，性如舟子，舟子去，則舟

不能行，而隨敝矣；身如屋，性如主人，主人亡，則屋亦曠，而就頽矣。身與性，可合亦可分，合則生，分則死；世人惟認做一物，故忙忙碌碌，一生只照顧百年有盡之肉身，而至尊至貴，永遠不滅之靈性，反撇却一邊，猶之捨舟子以狗舟，棄主人而奉屋，豈不哀哉！耶穌立教，專救人之靈魂，凡三十三年，在世之所立表，復生後，四十日之所親諭，十二宗徒所傳教，與千聖萬賢之所闡繹，無非將人已壞之靈性，刮除洗滌，復還原初，而肉身之可長延，疾病之可不死，此心未嘗不然，卒無一言及解罪之事，平日固應諄諄，臨終尤宜汲汲；蓋一息尚存，猶可發心悔改，祈求寬赦，有一分之至信，卽有一分之解力，故撒責爾鐸德，每依教規，令人及時解之；一藉天主降生福力，二藉本人自新誠懇，三藉司教奉命解釋，如別篇所詳者，不問罪輕罪重，皆可得免；免之則如

嬰孩，純然潔淨，生固無愧，死得升天，故以爲極幸云。惟過此一會，咽喉氣絕，再無可爲，何論王侯之富貴，何論聖賢之子孫，何論英雄之事業，總無他途可救，竟就地獄，沉淪無已時也。故臨終之候，係生死禍福關頭，最爲喫緊，是以西士極重之，苟能真心悔過，雖極寒極賤，下至病丐殘廢，臭穢不可近之人，一有所聞，攝衣從之，無論雨夜遠途，徒步亦不惜也，祇爲救其靈性；而昧者認爲肉身，肉身難救，遂謂解之無益，豈不愚甚矣哉？

或曰：人身只有這一個在，目爲視，在耳爲聞，及口啖食，鼻嗅馨，手持足行，形神總是一物，今欲判然離岐，恐無確解。答曰：如上所云，人與禽獸同之，皆肉身之一分，靈性不與焉。所謂靈性，不徒見色，且別所見爲何色？色中所具爲何理？及我處此色者，有可否從違之不齊，此與一照而俱盡者，其分大不

同也；推之口耳諸司皆然。禽獸有覺魂，故與人同；無靈魂，故與人異，正緣人混一形神；究竟必混一人物，學術大謬，皆原於此。然又有說神之與形，其體判然二物，其用遞相爲君。何謂判然二物？形血氣，神虛靈；形嗜慾，神義理；形滯濁，神昇清；形一往，神萬變；此不可得同者也。何謂遞相爲君？如凡夫認定肉軀，以徇人欲，役神以從形，則形爲君，流爲惡類，生同禽獸，死歸地獄者，是也；君子認定靈性，以存天理，役形以隨神，則神爲君，終成善品，生爲聖賢，死爲天人者，是也。二端之相去遠矣，而遞相爲君，頗似不分，故人悞以爲一耳。西士以肉身之修短，聽之主命，以疾病之去留，聽之良醫；惟以心病之當痊，聽人之自浣濯，自針砭，并聽能醫心病之鐸德；心病解，而生順死安，無復遺憾，所謂朝聞道，夕死可矣；故命終解罪，獲大利益，實事實言，總無妄證也。

問十字架威力甚大萬魔當之立見消隕條

以世法言，十字架，刑人之具，人所畏而甚惡之者也，乃西國獨珍此事，謂上善聖迹，無過十字。此自有說：蓋刑及惡人，謂之平常；施之無罪，則駭矣；施之善人君子，則大駭矣；施之聖人神人，則駭不可言矣；況等而上之乎？無罪之刑，加之平人，已爲非常；加之士大夫，則駭矣；加之公卿，則大駭矣；加之國君侯王，則駭不可言矣；況等而上之乎？絕世希有之事，至天主受難之十字架而極！後世對此架，奉爲聖架，謂聖身在架，萬世猶新；感動人心，莫切於此；萬全功德，莫備於此；萬國聖教，卽以此架爲號；一日之間，凡作事用功，必先畫十字，以淨其身心；至若魔鬼當之，無不立隕。此可以理測，可以事驗：理測者，邪不勝正，如寒冰不能當烈火，目力不可敵太陽，自然之理也；事驗者，百

聞不如一見，人言不若親歷。善人在患難中，矜持十字，甚有得力處，往往奇驗。庸愚被魔附體，轉念聖號，魔卽立遁，百試而百不爽者，此所謂事驗也。第見事驗而信，不若不見事驗而信；故會士每遇神奇，絕不置頰，恐人專信顯應，失立教初意耳。西國經史稱揚十字架功績，難以盡述；有用之闡教，而萬神百靈，無不俯首聽命者矣；有用之弭大災，施大福，而城郭人民，時有頃刻變化者矣；諸如此類，更僕難宣。但德不足以副之，則不可以取驗也。蓋天主降生之功，勝於開闢天地；其功之得成，由於受難；難之所罹，由於十字架；故十字之用，自應有威力！若庸人妄冀濟私，天主斷然不許，故不可以驗不驗，以信其理之有無也。

